

# 2024 我们的故事

## 特别的情感路

□夏飞雄

行走当下,已为人父的我,也有“特意”的时刻。周三和周五的晨读课,作为语文教师的我必须早起,6时许即快步迈向单位。在大儿子进入初中后,周二或周四我依然会早起,披上衣服后,亦步亦趋地紧随6点半准时出门的他。

从家里到我俩分别处,约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。自他入初中后,这就是一条特别的情感路,路上没有鲜花遍地,却洒满了父亲的叮咛、孩子的辛勤,以及人生的反刍。

在家中的他实在太过忙碌,放学回到家总是匆忙吃饭,吃完饭后又有无数的题目静候他的光临,其间,我只可远观不可近扰。在掀起一场场“头脑风暴”之后,大约22时30分,上床睡觉,他的梦境中,也许全是作业在空中飘飞的碎影……

这仅有的5分钟同行的情感之路,让我很是珍惜。背着书包不必刷题的他步履变得轻松,我们言谈的范围也大到无边无际。路灯寂照,曙光乍现,在朦胧的天色中,偶见从我俩身边骑摩托车驶过的同样的父子风景线,以及更多的独行背包少年,这景象构成了小区门口独特的“清晨求学图”。一次次令人欢欣喜悦的漫步,我选择一路勤叮咛——

“雨伞带好!”

“上课专心听讲!”

“我看到你的同学了,快去!我也要去上班了!”

相对默然的时刻很少,几乎都是我问他答,或者我叮咛之际,他微微颔首。5分钟的疗愈力量,是长情的,也是随时光流转呈几何级增长的。

如今的我,每周自觉陪着孩子走这段情感路。故事里永远都有爱,在光阴的褶皱中,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反刍。幼小的我曾被爷爷与父亲一路温馨护送,跨越泥泞的村庄小路,历经几条铺满沙石的偏僻乡道,最终抵达我就读的乡镇初中。犹记得,喜欢耳提面命的爷爷在风中对我说过无数遍的话,比如最经典的“自胜者强”。多年后,我在人生路上行走,总会感念爷爷的四字格言,它烙印于我的脑海,如星辰般永不黯淡。

人生很长,如将行走世间的所有时刻集成岁月的剪影,更多的是踽踽独行的风景。因此,但愿这样的陪伴尽量多一些,那些来自心灵深处的温暖,或许会被铭记一生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湖北省郧阳中学语文教师)

## 这一年,我的阅读与写作

□鲁北

这一年,说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,有些夸张,却也找不出更合适的词语表达时间流逝的速度。站在年底的门槛,似乎今年刚刚起步,一年就没了。这人啊,一上了岁数,就连钟表的时针、分针、秒针,都跑得快了。

虽然不上班了,不用工作了,但每年年初,对自己一年的读书、写作,都会制定一个计划。这个计划不写在纸上,心里是有的。人都是懒散的,有根深蒂固的惰性,没有一个计划约束自己的行为,往往会跑偏。虽然有时候计划不如变化快,但计划还是要有的。

我是一个写作者,年初计划的核心当然是读多少书、写多少字、发表多少文章。

读多少书,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。写多少字,自己的事情,自己也能做主。但发表多少文章,虽然是自己的事情,但自己做不了主。现在投稿的人很多,报刊的用稿量却有限。作品的质量不高,发表不了;作品的质量不低,但不合乎报刊的要求,也发表不了。据我所知,我所在的小县城,喜欢写作的人不少,但能够发表作品的人却不多,也就六七位,一年能发表十几篇作品的,屈指可数。

2024年,我读了60多本书,多是世界名著和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品。也读自己订阅的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·诗歌原创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文

学期刊。我每天有足够的阅读量,积少成多,聚沙成塔,这一年也就有了足够的阅读量。

这几年,主要精力在散文写作上。2022年,写了65篇、13万字。2023年,写了87篇、20万字。今年写了36篇、10万字,间或写一些诗歌和其他体裁的作品。

近年来,我每年的写作和发表计划都是雷同的:一年中,创作散文50篇,发表散文、诗歌100篇(首),其中在文学报刊发表4篇(首)。在文学报刊发表作品,有相当的难度。

今年的写作是歉收的,没有完成年初的计划,仅仅写了36篇。好在年内出版了一部18万字的长篇传记文学《酆云鹤:云丝之母》,还创作了一部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《李竹如:呐喊与战斗的一生》,也算是对歉收的一些补偿。

这一年,在中央及省、市级报纸发表散文、诗歌120篇(首),在《北方文学》《海外文摘·文学》《生态文化》《山东文学》《青海湖》《星星·诗歌原创》发表散文、诗歌4篇(首)以上,超额完成任务。

写作是业余的,是个人行为,其实不必计划。但大半辈子与文字打交道,与文字成了情人关系,渐渐地,分外变成了分内,写作成了我人生的主业。也好,文学让生活快乐,文字让人生丰润。

人生这般,这辈子足矣!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,山东利津人)

## 继续登山和喂猫

□戴永夏

2024年,我依然保持着退休后的习惯,坚持每天登山兼喂猫。

二十多年前,我从出版社编辑岗位上退了下来,成了一个“闲人”。当时,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,有颈椎增生、心律不齐、心脏早搏等疾病,吃药成了我生活的常态。吃了药虽能缓解一下症状,却不能治本,一旦停药,病痛依旧。有一次我问大夫:“这药要吃到什么时候?”大夫半开玩笑地说:“吃到永远回不来的时候。”意思是说,要终生服药。这话虽让人泄气,但我不甘心,我想另辟蹊径,摆脱这长期服药的状态。

就在这时,我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,北京一位老人长期坚持登山,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,他的慢性疾病不治而愈。这消息令我受到鼓舞,抱着试试看的心理,我开始每天早晨到附近的四里山登山健身。

在登山过程中,我也阅读了一些科普资料,从中得知,长期坚持登山能克服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危害,从而远离肥胖症、心脏病等“富贵病”。登山增加了人的日常活动量,能进一步促进血液循环和能量代谢,而且每次登山出一身汗,充分发挥了汗腺的排毒功能,可以将一些废物排出,给身体进行一次大扫除。此外,山上植被丰富,空气清新,空气中含有较多的负氧离子,这对改善肺通气量、增加肺活量、提高肺的功能等都大有裨益。明白了这些道理,我更坚定

了坚持登山的信念,一年四季,无论寒冬酷暑、阴晴雨雪,基本不曾停止过。二十多年来,我每天登山活动两个多小时,一直坚持至今。

这些年来,每天早晨上山时,我都会带一些猫食和清水,为山上的一些流浪猫提供餐饮。因为长期喂猫,便对它们产生了感情,也产生了责任感,一天不上山,就担心它们会渴着、饿着。这种责任感也促使我天天登山不停歇。正是因为这种长期坚持,健身才更见成效。另一方面,喂养流浪猫也使我“关爱生命,善待动物”的理念找到了载体,并从中得到了回报,每当看到这些“山上朋友”跑来迎接我,狼吞虎咽地吃着我送去的美食,吃饱喝足后又高兴地蹦高撒欢、对我亲昵友好时,我就感到心情舒畅、快乐异常,心态也变得阳光起来。而愉悦的精神、良好的心态,正是增进健康的“良药”。

由于长期登山使我的体质增强了,不但少生疾病,退休后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退休二十多年来,我一直被社里返聘,做审读书稿的工作,每年审读书稿二三百万字。我还坚持写作,每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三十篇。有七八本著作,都是在退休后出版的。这一切,使我退休后的生活更加充实,也更加美好。

2024年即将过去,希望将这些好的习惯延续到新的一年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)

## 留下一点遗憾

□李成林

今年春天,村里有老人去北京旅游,这个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开了。我的父亲,一个地地道道老农民,一辈子没出过远门,他对北京也充满了向往。看着他那期待的目光,我许诺道:“爸,等天气暖和了,我一定带您去北京旅游,咱们一家人一起去,也让您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父亲听了,脸上的笑容如同盛开的花朵,他连连点头,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。

那些日子,父亲的心情格外好,常常哼唱着秦腔的片段。然而,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,正当我准备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时,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我的计划。

我所在的学校,一位名叫张芳的老师突然生病住院,学校领导找到我,希望我能接替她带毕业班。我知道这是一个沉重的担子,心里有些犹豫,想要推辞,但最终还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初三,对于学生来说,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关系到他们能否升入理想的高中。既然接下了这个重担,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,每天忙着备课、批阅作业、辅导学生,原先答应父亲去北京的事,就这样被搁置了。

后来,我听说妹妹单位组织旅游,便找她商量,希望她能带上父亲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,他脸上布满愁云:“我动过手术的腿又开始痛了,不能走太多的路,去北京的事,以后再说吧。”我心中充满愧疚,却也无可奈何,只能叮嘱他好好休息。

这届学生在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被高中录取,我也因此获得了“模范教师”的称号。妹妹来看望父亲,指着我的奖状说:“这里面有咱爸的一份功劳。”她告诉我,那次父亲根本就没病,她准备买车票时,父亲突然打来电话,说怕影响我毕业班的复习,他不想出去了,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我知道。

我问父亲为何要这样做,父亲笑着说:“若不把学生教好,岂不辜负了家长的期望?旅游什么时候去不行啊?当时,我就想帮你带带孩子,减少你的后顾之忧,让你能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。”父亲的话让我心头一热,望着两鬓斑白的他,我的眼泪禁不住簌簌流了下来。

岁月匆匆,转眼间2025年即将到来。我下定决心,新的一年,一定要实现对父亲的承诺,带他去首都北京转转,力争在来年尽量少些遗憾。我知道,这不仅是对父亲的承诺,也是对自己孝心的一个交代。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旅行弥补过去的遗憾,让父亲的笑容再次绽放,让那份被搁置的爱重新温暖我们的心房。

(本文作者为甘肃省兰州市第25中学教师)